

散文

鎏金土地富山村

■ 张玉丽

虽没有去过三地村，倒是早有耳闻，尤其是去年听说吉通铁路副线开工建设时，造成83户民房受损。三地村两委班子与宇宙地镇政府、旗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协调下，仅用42天受损的房屋就全部实现了重建和维修，老百姓给三地村两委班子送上了一面锦旗，乡村速度可见一斑。

听着这样的故事吃午饭，纯农村版的猪肉炒酸菜丝儿，让我吃出了乡音乡情。是的，三地村农民已经向幸福生活迈进。而这生活，是三地人往昔的奋斗和今朝拼搏的结果。

宇宙地镇三地村位于热水塘西南角，与热水塘紧紧挨着，是这墙那院儿的“邻居”，虽归宇宙地镇管辖，但中间隔着热水塘，总有隔架迈塞的感觉。也难怪，三地村原是热水塘的下属行政村，14个村民组像包饺子一样把热水塘包裹起来。1999年合乡并镇，为了单独打造热水塘的特色康养旅游，三地村便易主，划归宇宙地镇管辖。

三地村不管归哪管，地还是那块儿地，组还是那些组，人还是那些人。有过锄头、镰刀挥舞的原始耕作模式，也曾唱着“1979年，那是一个春天”的歌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
土地是老一辈人的命根子，三地村的14个村民组，就有“头地、三地、八地、十地、下九地、上九地、六地沟”七个带“地”字的村民组，可见早些年农民对土地的珍视，吃饱、穿暖是那个时代农民永远的追求。

农民有了集体土地后，让土地多产粮，是生产队时农民的最大心愿，他们深谙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”所以一到冬天农闲了，队长就满营子喊：“积肥了哎——”于是抬筐、粪挑子、粪箕子都派上了用场。

冬天积肥，秋天倒粪，春天刨冻粪、送粪，待到清明开犁种地时，这种拉磨盘似的积肥、施肥的过程，轮回了一个个春夏秋冬。刨冻粪、送粪、捋粪是老少爷们儿无奈又无法摆脱的重体力劳动。男人们挥汗如雨，论力气挣工分儿，按工分儿分粮食，多劳多得。女孩子多的家庭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吃饱穿暖仍然是

一种奢望。

分田单干后，老少齐上阵，农户比赛似的把自家田地种好。谁家的庄稼苗油光黑绿，谁家的庄稼黄毛拉瘦，庄稼好不好，看出苗情况就能定乾坤，而肥料和墒情是关键。农民都知道农家肥是催生粮食增产的最有效办法。这是生产队时总结的经验。所以每家门前都有一个粪场，男人有事儿没事儿就挎着粪箕子积肥，甚至跟在牲畜屁股后捡粪。冬天里起早贪黑到山野去捡粪，成了庄稼人雷打不动的习惯。家庭主妇们早起往粪场倒灰，就看到挑着挑筐的老爷们儿满载而归，他们头上冒着热气儿，踩着点儿似的，忽闪忽闪的扁担、沉甸甸的粪挑子和扁担头上挂着白霜的狗皮帽子一起律动着，口鼻里呼出的白气儿，增加了胡子茬儿上的冰霜的厚度……

秋天，庄稼刚虎皮色儿，人们就背着手满山跑地溜达，像检阅士兵一样。谁家的庄稼长得得好，谁家的庄稼长得孬，大伙儿心明镜似的，而庄稼株的多少和高低，见证着一个家庭的勤劳程度。尽管有三提五统且按要求交公粮，三地村的农民已解决了温饱问题。可是，依靠土地致富，仍是梦想而已。

直到习山当了大队书记，三地人的腰杆儿立刻拔得倍儿直。

习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名人，旗委、旗政府的大院里总有他的身影。习山个子不高，也不怎么讲究穿戴，但人的思想超前，在他的眼里，只有不敢想没有不敢干。他带领农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建厂子、上项目，砖厂、酒厂、皮革厂、磨石块厂、菌厂、基建队，红红火火地开办起来。于是三地大队的农民有了第二个身份——“厂子里的工人”。农民的干劲儿一旦被激发出来，创造力是无穷的，收入更是翻了几倍。人们欢快地忙碌着。

“发展生态”是习山的另一个惊人创举，他带领农民大力发展“生态经济沟”建设，引进了北方农民闻所未闻的“文冠果种植”。文冠果耐干旱、贫瘠、抗风沙，在石质山地、丘陵或半固定的沙区均能成长，是食用油料树种。

习山把不能种植庄稼的山地和丘陵

充分利用起来，文冠果的种植取得了可喜成效。不得不说，习山是那个时代的先锋人物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随着习山患重病离世，他兴办的企业也一个个倒闭。文冠果也被农民砍了拿回家里当柴烧……

三地大队的土地多为山坡地，几乎全部靠天吃饭，倘若遇到干旱、打打水冲，连种子都白搭了，还何谈养家糊口？再加上后来美国产的“二铧”车接一车地拉进村里，这是农民的“劫”，也是土地的“劫”。土地板结，凭土地摊派永远干不完的勤务工，让更多人放弃了土地，背井离乡外出打工。三地大队的不少山坡地成了兔子不拉屎的撂荒地。

然而，土地永远是无偿的。2019年，三地村迎来了“土地革命”的春天。

康养是当今人民吃好穿暖后的深层次需求，也是当下小康生活的最终目标。克旗委组织部因时而谋，在三地村实施党建引领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，投资100万元，由三地村村委会牵头，租赁承包农户手中零星的土地，集中整合，集约化种植养身保健型的中草药，当年种植黄芩1000亩，双方约定中草药收益的20%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。

2020年，三地村班子成员带头说服亲戚朋友，利用旗农牧业局的500万元扶贫资金，继续流转土地5000亩，种植黄芩、柴胡、桔梗、小黄芩等中草药。勇敢迈出了中草药种植的坚实步伐。

同年，三地村利用上级资金120万元，在村西侧17亩建设用地上，建设了一处中草药仓储基地。后来又继续投资建设仿野生蒙中药材饮片加工厂一处。“种植基地+仓储基地+生产线”，三地村的土地金子般抢手。

2021年，已种植两整年的黄芩喜获丰收，仅起了700亩，每亩纯收入700元。集体经济资金也相应注入了9.8万元。典型的“坐享其成”，这是三地村的土地收益史上从来没有的记录。

如今，一到夏天，三地村的山坡地上，黄紫相间的中药花，成为百里山川的风景画，经一热线二十分钟的车程，倘若打开车窗，沁人心脾的草药花香立刻让人神清气爽。

三地村，药花香香渐浓，未来可期。

三地村简介：三地村位于宇宙地镇西南部，辖14个村民组，全村总面积9万亩，其中：耕地面积1.8万亩，多以山坡地为主，林地面积2万亩，草场面积4.3万亩。户籍人口为1019户，2082人，常住人口406户881人，农民增收的途径主要是种植业、养殖业和劳务输出。近几年，中草药种植成为特色种植。2021年人均纯收入12060元，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50万元。

这里的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水路九连环，这里的杨树一排排，这里的田地连成片。这里的景象像放映机一样将画面投射在我眼底。要问这是哪？这就是新开地乡的红石砬村。是的，这就是红石砬给我的初印象。对了，这里风力发电机还特别多呢。

到达红石砬已经接近中午，村委会忙忙碌碌，听说是准备一个什么考试，说明来意，村党支部书记赵海芬把我带到一位老人家中。这位老人叫刘善英，是以前的村支书，现在虽然退休了却也闲不住，在村子里开了一个小店铺，经营一些种子农药，顺便帮附近的村民充话费、交水电费。或许是因为有过工作经验的缘故，刘善英老人说起话来有条不紊，就是一些统计数据也记的清清楚楚。跟随刘善英的讲述走进红石砬子，去了解我认为与众不同的红石砬村。

别看红石砬子这山路盘旋的，却也是交通要道。而红石砬村部所在地，从古至今都是集贸之地。就是围场的商人也经常在这里贸易往来。刘善英老人指着窗外这条路告诉我，这一里长的路在最繁华的时候，两旁都是摊位，人头攒动，好不热闹。

跟随刘善英的讲述，我仿佛听到了小贩们的叫卖声，随着叫卖声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。那边榆树底下卖蔬菜的，挑着品相难看的菜叶扔到不远处，几只羊立时跑过去品尝人间美味。被摘好的蔬菜，都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，它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菜品，在这里被标上价格，陆续找到归宿。那边卖的是针头线脑，这些东西别看小，却是人们生活离不开的东西，虽说本小利薄，可是换些零用钱还是富富有余。什么修鞋的、修自行车的，磨剪刀、菜刀刀、扎堆开张。买布的妇女大声的和商贩讨价还价，赶着牛车购物的从远处村里来，人吆喝着牲口，那些远道来的商人，第一天就到了，在村子的小店住一晚。小孩们三五成群流落在卖吃食的小摊上，卖种子的介绍着各种类型种子的优劣……

随着时代变迁，售卖的物品不断更新。更多新物件出现在集市上，修自行车的不见了，取代的是电焊铺和修理农机具的，针头线脑的也逐渐少了，手机门市开了几家，棺材铺改成了殡仪用品大全。小汽车一鸣笛，街上的行人找个空地让开了。远路的商人总是可以当天回去。蔬菜也不仅限于土生土长，那些外省的、老辈子没见过的、稀奇的东西更是丰富了百姓的味蕾。这不就是一幅浓缩现实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嘛！

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坐在我对面慢悠悠的讲述着这些。带着对过去的怀念，对现在的满足，还有那么一些对未来的期许。最近两年疫情，集市虽说不像以前那么热闹，但商店门面还是生意兴隆的。

感知的东西总是带有温情，而理性的东西却说明问题。所以，刘善英又用数字向我全方位展现了红石砬。

红石砬特色产业以粉条加工为主。粉条加工厂2家，年销量粉条150吨。红石砬每逢五、逢十是集市，除了集市，平常百姓购物也完全可以满足，因为有超市、商店6家、农机具专卖、修理铺3处、建材经营2处、卫生室及药店3家，饭店2家、殡葬服务1处，米面加工厂4处，化肥经营2处，移动服务1处，年交易额达2800多万。当看到这一串串数字，才知道，虽然不是多大的地方，却有属于自己的繁华。

从刘善英老人的小店出来，正赶上放学时间，红石砬小学就在村部不远处，透过校门看到整洁宽阔的操场和一些体育器材。小学生陆续出来，一位接学生的老乡对我说，学校离家近，不耽误干活，不像有些地方没有学校，孩子还要送到别处住校，孩子小家里人总惦记。

红石砬村小学一到五年级，还有幼儿班。据说还有外乡的老师过来授课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吧。

到了红石砬子，不看红石砬子这可真不叫个事儿。无奈冬雪未融，时间紧迫。种种原因与它失之交臂。红石砬子到底有多红？红石砬子为啥红？把这些问题作为留白给自己和读者吧，让大家对红石砬子有那么一些期许，那么一些好奇。如果来年春暖花开，又有天时地利，定要亲眼见过才算。

我其实不想这么生硬的记下来，无奈时间太匆匆了。人们常说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红石砬

散文

你是我中的清明上河图

■ 红雨

子的山静静的矗立在那守护着这里的人们，红石砬子的水默默地随季节变换着温度，养育这里的人们。我只是这里的一个匆匆过客，带着对这里无限祝福挥手说再见。

写完这篇文章，我带上耳麦，那歌声就悠悠入耳，“飘逸的外衣，街上叫卖的小曲，仿佛隔空变换到那里，一切模糊又清晰，几秒钟的世界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……”

红石砬村简介：红石砬村位于新开地乡东南部，东与苇塘河村毗邻，南与翁牛特旗接壤，西与高地村相交，北与土城子镇相连。距经棚镇170公里，邻新北公路。辖沙岭沟西、吴春漫甸、长汗沟、北沟、红石砬、大营子、沙岭沟东、海南园子，下沙岭沟9个村民组。户籍人口871户2171人，常住户425户1124人。全村总面积为5.6万亩，耕地1.9万亩，草场2.4万亩，林地3.1万亩。种植业主要依托金昊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种植中草药、杂粮种植为主导产业。特色产业以粉条加工为主。养殖业以养猪、养羊为主。2021年人均收入15000元，集体收入以帮扶资金为主，到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1.4万元。

散文

石狮子说

■ 李学萍

狮子被誉为百兽之王，石狮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辟邪镇宅之能，所以古代帝王将相，豪门贵族的门前通常会立两尊惟妙惟肖，威风凛凛的石狮子，一为平安，二为彰显身份，但有些雕工精细，身份显贵的石狮子相比，立在宇宙地镇刘营子村村口的石狮子就非常朴实无华，它们不但质朴，而且还是两大一小的三口之家，想来它们是因为要守护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，所以才拖家带口，永远扎根在这里，据说，它们原是一家四口……

拉不走的石狮子

张增有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，脸上的皱纹就像木犁耕出来的垄沟，配上墙角竖着的二胡，像极了古时候的说书人。有俗话说的好，不会拉二胡的说书人，不是个好庄稼汉，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好庄稼汉，张增有讲起了石狮子的传说。

谁说不清楚石狮子是从哪里来的，又是谁雕刻的，人们只知道它们一直守在这里，并且哪里都不去。传说在百余年前，刘营子村村口还立着四只石狮子的时候，有一位大人物想把它们据为己有，于是用了四辆八套马的大铁车，一辆车拉一只，强行将它们抬上马车，拉向不知名的远方，可是却不知为何，明明体积并不大的石狮子却异常沉重，把身体强壮的八匹马累得步履维艰，一行车马慢吞吞的走到河沿时，四辆大铁车突然全部切脚，那位大人物无计可施，一气之下将它们就地抛弃。后来刘营子村一位村民无意中看到了被抛弃的石狮子，便找了一辆小推车，将它们推了回来，只是回

来时其中一尊小狮子已经不见了，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家三口，而最小的一尊扭着头往回看，因为它在等那位迷路的家人回来。刘营子村村民认为，之所以四辆大车拉不走的石狮子，却被一个人推回来三只，是因为它们不想离开这里。

传说让石狮子们的身上多了一层神秘感，于是围绕在它们身上的故事便越来越多。诸如早些年若有大铁车经过，就要从油壶里舀出一点油涂到石狮子身上，以求平安。日久年深，石狮子们被抹了一层又一层油，于是就变成了今天又黑又亮的模样，天热时身上还会渗出油来。

传说终究是传说，它只是人们一种朴实愿景，而石狮子依旧沉默而执着的立在刘营子村的村口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兴衰与变迁。

城里地，城中地

在刘营子村，人们通常会把整个村子分成“城里地”和“城中地”两个地方，城里地是村子后面的一片耕地，城中地是村子西边的一片耕地。张增有说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城里地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土包，后来被一点一点犁平，成为现在平整的耕地，那时老百姓种地经常会从地下翻出来近一米长的青石砖，还有一些瓷瓶瓦罐之类的东西，他也曾捡到一块雕着各种花纹的铜片，看起来很像将军盔甲上的物品，只是当时人们没有文物的概念，捡到后又顺手不知丢到了哪里。

如果没有考古专家，恐怕无人知晓，尘封在地下究竟是怎样一段历史。会不会有一位征战四方的大将军，解甲归田来到此地，皇帝赏赐了他一座富丽堂皇的将军府？也许这里曾有一座富庶的城池，人们用巨大的青石砖砌成高高的城墙，可是后来的战争的战乱亦或是天灾，人们远走他乡，千百年后城池被埋在黄土之下，后来黄土又住了人，就有了现在的刘营子村。

几本史书，如何能还原历史的全貌？唯有那三尊石狮子在静静的看着这一切。

富庶的刘营子村

“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在这片土地上，也许有过繁华的过往，也许曾经满目疮痍，但今日当我们走进村里时，入目皆是干净整洁的街道，整整齐齐的砖瓦房，人们为幸福的生活忙碌着。刘营子村良种场组的郝凤刚，家里种着一百多亩地，还是村里的养牛大户，家里有36头牛，钢架结构的牛棚高大宽敞，草料使用科学配方，全机械化操作，每年收入相当可观，每到了秋收和牛出栏的时候，这个



朴实的汉子都会眉开眼笑的蹲炕头上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为了不让手抽筋，他现在用钱通过银行转账。

刘营子村土地肥沃，改革开放以前曾是粮食种子改良场，现在依然是全旗著名的种植大村，全村17个村民组耕地已经实现全覆盖灌溉地，早涝保收，提高了粮食产量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。这里的甜菜因为个头大，出糖量高，被林西糖场列为重点收购点，而粮种场、杨大菜、杨树林、新立等村民组则种植蔬菜，老百姓的日子过的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一个地方真正的发展，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入上，还体现在人文关怀上，特别是对孤寡老人的照顾。宇宙地镇敬老院就在刘营子村，46位无儿无女的老人住在这里安享晚年，且不说窗明几净的居住环境，也不说护工为他们无微不至的打理生活，就说闲暇时敬老院里响起来的广场舞音乐，看着老人们欢快的随着音乐起舞，就是对“老有所依”四个字最好的诠释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，万物明朗，未来可期。刘营子村正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。有了钱的人们在村口盖了三尊石狮子盖了一座凉亭，用于遮风挡雨，而这石狮子们依旧沉默的守护着这片土地，从未开口，却耐何有一个沉默的闲人，胡思乱想，写了这篇《石狮子说》。

刘营子村简介：宇宙地镇刘营子村位于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南部，大兴安岭支脉黄岗梁南麓，木石匣河下游，毗邻热河开发区，与林西县接壤。地势北高南低，平均海拔740米。全镇总面积18.9万亩（162平方公里），耕地2.73万亩，其中水浇地2.5万亩，林地5万亩，草场9.5万亩。辖19个村民组，户籍人口1643户3456人，常住人口1040户1746人，以汉族为主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和谐共处。2021年人均纯收入12000元，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8.4万元。

散文

奇峰秀水待君来

■ 巩广增

秋天的傍晚了，夕阳余晖斜照，天边晚霞欲燃，山间万斛金光，洞中清风习习。使人胸怀豁达，超然物外。一种清丽洒脱，宁静淡泊之情油然而生！

卧牛沟里的小溪把原来的一个营子分成了南北两个村民组。小溪的北岸是后营子，表哥至今还住在这里。见了面，以前少言寡语的他就打开了话匣子。如今咱这里可以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啊！以前咱赶集出门，赶着牛、马车，在坑洼不平的沙石路上一走就是一天。住的草苫房，夏天漏雨，冬天透风。衣服鞋子补丁挨补丁。吃的玉米面喝着小米粥，有时还要断顿。八几年还是吃粮靠反销，花钱靠贷款啊。说到这里表哥提高了嗓门，那时候谁会想到有今天的好日子。不说这人住的砖瓦房，就是牛、羊住的也是砖砌暖圈。你看家家房子不是红瓦就是彩钢瓦。户户门窗不是塑钢就是断桥铝。屋里的装修不是刮大白就是装饰板，宽敞、整洁、光亮、舒适……

大自然有时也是顽劣的。八十年代有句顺口溜：转过山弯看永隆，黄沙满天人贫穷。这个说法在当时并不夸张。永隆村的风沙源，来自于木石匣河西岸的前营子组至窑上组之间，和大河东岸的梁堡组至吴营子组之间。由于以前一段时期内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都不足，致使这两处的植被破坏严重。每当初冬开春时节，就会时常出现狂风乱舞，风沙漫天。处于下风头的土地被沙化的严重。河东岸的董营子组是受风沙侵袭最严重的。一冬天下来，院墙外的沙子就会积攒的与一米多高的墙齐。八十年代后期，永隆村民开始封山禁牧，退耕造林。在一代代永隆人的不懈努力下，如今的沙地上榆树成片，松树成林，杨树成带，沙柳成荫。沙丘不在滚动，农田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永丰泉村民组，位于木石匣大河西岸，从营子前向东岸望去，便是喇嘛洞山。在山南面迎风的山峰处，隐约可见喇嘛洞洞，喇嘛洞山由此得名。相传，从前有一只得道的喇嘛僧在此洞中修行。有一只很灵性的青山羊给他驮运饮水。山羊背上绑着两个水囊，每天来到木石匣河边静等，过路的人见了，就把水囊给灌满。山羊就稳稳的把水送到洞中。僧羊相携相伴，相依为命，一段神奇流传至今。看来，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处，古以始然。